



布老虎丛书

春天的

花玻璃

Chuntiandehuaboli

王安忆
王立纯
等著

陕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王立纯
王安忆
等著



春天的 花玻璃

Chuntian de nuabol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的花玻璃

ISBN7-5418-1451-2

I. 春…

II. 王、王…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I247.5

春天的花玻璃

著 者:王安忆 王立纯等

责任编辑:晓 诺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长安路32号 邮编:710061

印 刷:咸阳西华印务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 字数:260千字

版 次: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5418-1451-2/I·3940

定 价:18.00元



老康开始旅行

何立伟

1

人到中年，艳福连连，猜猜看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观察坐在的士上赴约会的老康的表情，我们很难说会有什么心得。他的表情有点漠然，目光散散地从司机的背后望着前方，城市的灯光像放了学的孩子，一群一群叽叽喳喳从远处跑过来。过了一座拱形的立交桥，像是跃上了浪尖，又迅速地滑了下去。老康左边望了一眼，右边望了一眼，目光也仍是那么迷离涣散。如果他的眼睛是照相机的镜头，那刚才拍的胶片洗出来以后统统由于根本没有聚焦而会是斑斑澜澜模糊一片。我们能对这样的眼神说什么呢？

红色的士来到一座大酒店门口。拱顶的漂亮透明遮阳棚下，一个戴赭色筒帽的门僮把车门打开来，脸上是有礼貌的微笑。大堂里面，灯火透亮，钢琴的声音仿佛使空气里结满了一串串圆润的葡萄。老康看到大堂中央竖着一块红纸的牌子，写着欢迎莅临糖酒交易会的各位贵宾的标语。下面的小字说明报到地点在几楼几室。在一种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热闹氛围里，老康东张西望，嘴角叼了根没来得及点火的烟。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有一只白皙的手臂在大堂左边咖啡吧的人头里伸出来，朝他招摇。接着老康就顺着那条手臂看见了朱娟的笑脸。她旁边还坐了改变了发型的杜志红。

“很抱歉很抱歉，”老康走到她们的身边坐了下来，拿出打火机把烟点燃，“塞车。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般来说都是绅士等女士的啊。”朱娟朝他笑了一下。

“我晓得，我晓得。”老康很虚心的样子，“显见得我不是什么绅士。”

“喝什么？”杜志红问他，同时用手拢了拢新烫的头发。

她们两位面前都是绿薄荷酒。在一只盛水的玻璃盏里，短短的一截红烛跳出一豆微光。

“啤酒。青岛的。”

一会儿，服务生把小瓶的青岛啤拿上来了。

老康望了一下杜志红：“新烫了头？”

“老康要接见我们，那还不打扮打扮？”杜志红调皮地笑笑，“不然下回再怎么请都请不动你这位大师啦。”

“拿我开玩笑很开心是不是？”老康喝了一口啤酒。

“怎么得了，”朱娟说，“我们两个都迷上了老康，天天等着你接见呢。”

“嗯嗯嗯，玩笑越开越大了是不是？”

“这个年头，说假话倒是有人听，说真话还真是没有人信呢。”杜志红说。

两位三十四五岁左右的衣着很讲究的女士就这么调笑着老康。老康也不生气，喝着啤酒，恰当地回敬几句。

“你们也不找个有情调的地方，”老康左右看了看，脸上有点不屑的样子，“找了这里。俗嘛。”

“你问她。”杜志红朝朱娟扬扬下巴。



朱娟就解释说，她的广告公司有好几家外地客户都在这里参加糖酒交易会，今天的晚餐她就是在这个酒店里请那些客户吃海鲜。她把杜志红也邀过来。吃完饭，她们就打电话约老康出来聊天。也懒得跑了，就在这家酒店的咖啡吧里了。

“你先应酬别人，接下来就让别人来应酬你。”老康指出。

“啊，这么说来你只是应酬我呀。”朱娟故意生气的样子。

“开玩笑，开玩笑，”老康说，“就像你们对我一样。”

“老康，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只管来，我请客。”朱娟说。

“怎么啦，发财啦？”老康侧头问道。

“没错，老康就是聪明。同聪明人聊天才叫愉快。”朱娟说。

“她啊，今天一餐饭倒只吃了三千，却接了两个大单。”杜志红说。

“什么大单？”

“两个都是酒厂，下半年的广告代理，加起来将近千把万吧，好像捡的一样。这样的单接得真是轻松。”朱娟的得意溢于言表。

“这叫赚钱不费力。”老康说。

“真是这样。”朱娟说，“想当初我刚搞公司的时候，要接个几万块钱的单，嘴巴都要跟人家磨破。好难啦，那时候想赚一点钱。”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越赚越顺手啦？”老康说。

“唉唉唉，谈赚钱没意思，谈点别的谈点别的。”杜志红在桌子上敲了敲。

“那好，”老康说，“那我们谈谈你的头发。请问你这发型有什么讲究？”

“这是最时髦的，叫玉米穗子呢。定了型的，也用不着每天



整理。”朱娟解释。

“吹了这个头，”杜志红又习惯地拢拢头发，“忽然我发现我的头发怎么这么多啊，好像多了一倍一样。”

“是玉米爆成了玉米花了吧？”老康说。他的那瓶青岛啤酒光了。

老康又叫了一瓶青岛啤酒。他问杜志红：“你那个公司呢？”

杜志红也是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她和朱娟原来都是学幼教，都当过幼儿园老师，后来就下海经商。各自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最后她们都对搞广告产生了兴趣，于是一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朱娟主要是做媒体代理，杜志红主要是搞制作。她们是好朋友，是两个互相之间没有秘密的女人。

“你猜猜看，我今天接了个什么单？”杜志红反问老康。

“我怎么会晓得？我对商业一窍不通。”

“告诉你吧，就在我来朱娟这里吃晚饭的前半个小时，我搞掂了平安保险公司。他们的所有印刷品都由我来制作，外加印刷。这个单不小吧。保险公司有的是钱。”

“好像印刷的利润特别大吧？”老康说。

“你还说你一窍不通。你比保险公司的人都晓得得多得多。”

“那我也可以开公司啦？”老康说。这一瓶青岛啤酒又喝光了。

其实老康同这两位尚有着几分姿色的半老徐娘说话时一直有点心不在焉。不知不觉喝了好几瓶青岛啤酒。好在这两位女人今天都接了大单，心里高兴，愿意老康就这么喝酒。他越喝得多她们越觉得有庆祝的味道，于是就越高兴。

喝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朱娟提议，接着去唱卡拉OK，“到那里再喝，喝它个痛快，喝它个一醉方休。”



2

自从与黎晓菲分手之后老康就变得总是这么心不在焉。他的注意力很难聚焦，因此也很难兴奋。他当然需要女人，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一个不缺少罗曼蒂克的美术学院的教授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他不可能不需要女人。但他现在对女人的态度看上去却有点玩世不恭。这倒好，一个教授兼画家的中年男人身上有点玩世不恭，正好使他具有了某种魅力。就是这种无法言说的魅力，让他很随便地就吸引了朱娟和杜志红——站在她们一面说，她们对男人可是很有几分挑剔的。在她们的窃窃私语中，多的是对那些向她们献殷勤的男人的刻薄的讥评。他们相识是在一家公司的周年庆典上。那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是老康的学生。那天他们的胸前都戴着有金丝线的嘉宾的红花，手里端着盛满橙汁的高脚玻璃杯，在学生的引见下彬彬有礼地握手，互留名片，然后谈论这场庆典的排场和气氛。老康耸耸肩，恰当而又精到地批评了酒会的那种庸俗劲儿。他的语言、神态，加上他那一本正经之下的某种玩世不恭，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两位自视不低的女士。接下来，第二天，老康就接到了朱娟的电话，她请他出来吃晚饭，随后说，她身边还有一个人也要和他讲话，而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杜志红。在那餐有龙虾的饭局上，老康感觉到了这两位女士对自己的强烈的喜欢。他喝了很多酒，有点高兴，说了很多话，有点张扬。那天晚上他显得很有个性，有一种艺术家的狂放，也有一种教授的口才。他像一辆坦克，带着征服的力量轰隆隆地碾进了两位女士的心房。除此之外，他内心里有一种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企盼，他从一个女人身上失去的东西，想从另外的女人身上得到。有一瞬间，他沉默下来，因为他想起了黎晓菲。想



起了那个离他而去的女人，他的目光就涣散了。后来他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失态反而让那两个多少有些矜持的女人更加喜爱，她们觉得老康就是与她们认识的其他男人不一样，有一种她们也说不出来的特别的味道。就像后来朱娟开玩笑时说的一样，她们两个都迷上老康了。

朱娟让她公司里的司机把老康送回美术学院，她们两个还坐在包厢里聊天。她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识见，共同的兴味。她们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老康。作为都是离了婚的女人，她们都觉得此生再也不需要婚姻了，但是，她们都非常需要男人，需要那种能够像坦克一样征服自己身心的雄性的力量。她们尚不了解老康的身体，不过她们倒是领教了老康的脑子。男人就应当有那样的脑子。同时，她们也深深感觉到，除了她们，喜欢老康的女人一定大有人在。好在她们都比较自信，也比较聪明。她们对自己的能力总是估计得相当充分。事实上，像她们这种懂风情而又有些姿色的女人，干起什么事来还真是有点无坚不摧。

3

昨天晚上的酒的确喝得有点多。她们后来请他到了一家特别火爆的夜总会，据朱娟说，到过这么多地方唱歌，就是这里的KTV包房音响效果最好。她们只有三个人，却要了一间大号的包房。杜志红说大点好，大点可以跳舞。

她们又叫来了新鲜的扎啤，要了果盘，还要了手撕鲑鱼和卤鸭舌。

“喝，继续。”朱娟说。她打了一个很夸张但是很优雅的手势。她的样子有点迷人。

而杜志红在摆满食物和酒的茶几与电视屏幕之间的空地上开



始试着走了一下舞步。同样的，也很夸张但是也很优雅。

这是两只展屏的孔雀，两块生活的可口的蛋糕。

老康当然继续接着喝啤酒。这个中年男人一直爱喝啤酒，却偏偏不长啤酒肚。这是因为他一直很瘦。他的个头很高，差不多有一米八十，有披肩的长发，牙齿被烟熏得有点黄，但是笑起来居然有一点孩子气。他穿着休闲的西装，里头是格子衬衫。一望而知，是那种艺术气质很浓烈的学者，又是那种有点书卷气加烟草味的艺术家。

她们用电脑点了很多歌，她们问他爱唱什么。

“我只会听，不会唱，五音不全。”他说，打了一个嗝，“不怪我，怪我爹妈。”

“我跟你唱一首对唱。《无言的结局》，好吧？”朱娟说。

“悉听尊便。”

“那我也和你一起唱一首，《请跟我来》。”杜志红说。

“悉听尊便。”

他们开始唱歌。老康真的有点五音不全。可是朱娟和杜志红的歌却都唱得好。这得益于她们年轻时都受过幼师教育。那种教育教会了她们能歌善舞。

接着她们开始邀他跳舞，就在包房里。

“我只会两步。”老康打着酒嗝说，“两步，懂吗？”

她们笑了。她们什么都懂。她们善解人意，而且风情万种。

“两步就是踏着音乐的节奏散步。”但是老康还是做了多余的解释。

老康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因为他有一个姑妈就住在那座城市里。密西西比河经过这座法国风味的城市最后流入墨西哥湾。

“很美丽，而且到处是酒吧，到处是蓝调的爵士乐。”老康



搂着朱娟，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回忆，“我常常到酒吧喝酒。看着巴掌大的地方总有一两对男女，就像我们现在这么搂着，几乎是原地移动。这就是两步。我认为这才是跳舞。”

“你真是浪漫啊老康，”接下来是杜志红跟老康跳，杜志红贴得仿佛更加大胆，“你是一个有情调的男人。”

“但是我更喜欢喝酒。我只是欣赏别人跳，自己却不跳。”老康说。“我欣赏了一个漫长的暑假。那些让人愁肠百结的布鲁斯啊！”

“唉唉唉，动感情了是不是？”杜志红那双从老康的腋下穿过的双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不跳啦，我要休息，”老康说，“我要喝酒。”她们又叫来了酒。一扎又一扎。的确是喝多了。在喝酒的时候，老康又想起了黎晓菲。她比她们的歌都要唱得好。她们是训练出来的，而她是天生的。她的嗓音很甜，乐感更加灵敏。什么歌她一唱就变得迷人，仿佛她唱出来了一片悦耳的月光。老康想起了从前的情人，想起那时候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唱卡拉 OK，第一次约会就给了他意外的震惊，原来她的歌唱得这么好！

而她们呢？她们给了他意外的震惊吗？没有。没有意外，更谈不上震惊。在黎晓菲和她们之间，还有许多别的女人，都没有给他带来意外和震惊。她们都是过客，生命的流星，也许有一点耀眼，有一点美丽，但是消逝得很快。惟有黎晓菲一直在老康的心中，是随时翻开的日记，是随时播映的电影，是怎么听也听不厌的手摇留声机里的情歌。

啤酒的液体流进老康的肚子里，浸泡着他满腹陡然而起的感伤。于是他就醉了。



4

老康是美院油画系的教授，带了两个研究生，都是女孩子，一个来自重庆，一个来自大连。老康觉得现在的女孩子真是聪明，学什么像什么。她们学塞尚，学玛格丽特，学佛罗依德，甚至学在纽约地铁涂鸦的哈林，都学得非常像，几乎可以乱真。可是她们没有个性。她们没有自己的油画语言，没有自己的图像世界，因此也不可能有原创的意味。她们的习作总是笼罩着似曾相识的大师的阴影。这使老康很不满意。老康的教学方法是放手让她们发挥个性，寻找仅属于自己的可能。可是她们哪里来的个性和可能？她们只学到了纯粹的技巧。她们的未来就是成为艺术工匠。这是美术学院大多数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前途。

这两个女孩于一南一北，一个名叫俞丽，一个名叫钟可尼，都长得很漂亮，气质明艳。不晓得是她们家里有钱，还是家里之外的什么人有钱，供养着她们的华丽和摩登。她们都有那么一种显而易见的花瓶味。仿佛老康不是在培养什么油画家，而是在培养这个时代的姨太太。

那个名叫俞丽的重庆女孩这一学期就要毕业了。她在搞毕业创作，同时在写一篇有关艺术的陌生感的论文。现在老康要去指导在他的画室里画毕业创作草图的她。而且钟可尼也在画室，等他去开一个关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书目。

油画系的大楼是一幢建于四十年代的洋楼，掩藏在茂密的梧桐树的枝叶间，显得安静而神秘。碎卵石的小路从操场后面蜿蜒过来，蚯蚓一样爬到了大楼的台阶边。

“康教授早。”有个勤杂工跟拾级而上的老康打招呼。他手里拿了扫帚，正在清扫地上的落叶和可口可乐的易拉罐。



“忙啊。”老康回敬了对方谦卑的礼貌。

“教授忙，教授忙。”教工说，“哦，有你两封信，已经放在你的画室里了。”

勤杂工是个五十岁的男人，脸很瘦，但是身形结实，老康曾经请他到画室里做过模特，肖像和人体都画过。从模特的标准来看；他的结构清晰，肌肉分明，甚至比学院里请到的许多男模特都显得有形。但是他的工作却是扫地，烧水，送信件，修理教室里坏了的桌椅之类的杂事。他是一个合同工，每年在续聘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至少签了有十五次吧。老康只晓得他姓张，所以只叫他老张。系里面的老师和学生都是这么叫。

老康的人物肖像是画得很有名的。每次画展，他的参展作品几乎都是油画肖像。这些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为他赢得过一系列的奖牌和声誉。他的画室里就挂着一小部分令他的学生崇拜的这样的油画肖像，而另外的大部分，则是被国内外的各种美术馆或有财力并且有鉴赏力的私人收藏起来了。他的画室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裹挟着亚麻仁油和颜料气味的艺术氛围。人在这样的氛围里，会有一种创作上的甜蜜的冲动，就像一个女孩子身上的巴黎香水味会使你产生浪漫的心跳一样。两个研究生都在那里。俞丽在画小幅的草图，钟可尼胳膊下夹着一本书，站在师姐的后面看她画。她们在交谈着，看来比较兴奋，发出了非常明媚的笑声。她们听到了身后老康的脚步声，就停止了笑谈，回过头来，一起喊了声教授早，教授好。“你们好。”老康说，“昨天晚上我喝醉了酒。对不起，迟到了。”“教授，你的。”钟可尼到靠窗的长条桌上拿了两封信过来，递给老康。

“俞丽，你继续画，等会儿我来提意见。钟可尼，你过来，我先给你开个书目。另外我想听听你最近一个星期的学习心得。”



教授老康坐在长条桌上写了十来本书的书名，规定钟可尼十天之内读完，并且要写一篇不少于一万字的体会文章。

“你要研究一个重要的流派，就一定要吃透它，吃出你自己的心得来。”老康说。

“徐特立说过，不动笔墨不读书，所以一定要求你写体会文章。写文章的过程，你会把自己的破碎的思想整理成非常完整的东西。”老康又说。

钟可尼听话地点点头，她是今年新招的研究生。她一来就和师姐俞丽成了好朋友。其实，从绘画的天分上来说，她比俞丽要强得多。老康觉得她对色彩的感受相当不错。

“南方生活习惯吗？”老康关心地问道。

“习惯。非常习惯。”

“不会非常吧？”

钟可尼笑了笑，露出一对小酒窝。接下来，她开始向老康汇报一个星期来的学习心得。

半个小时后，老康把大连女孩钟可尼打发走了。

他走到俞丽的身后，看她的毕业创作草图。他对那种相当熟悉的抽象画面摇了摇头，很不满意。

“跟你说过，一直都在跟你说，”老康的声音有点凶巴巴的，“你一定要画出自己的东西来，自己的，懂吗？你看你画的这个，完全就是塔皮埃斯的翻版！你是西班牙人吗？你是中国的、四川的、重庆的、名字叫做俞丽的画家，懂不懂？！”

眼前的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手里拿着油画笔，怔怔地望着他的嘴巴，渐渐地，眼角里闪出了一点泪花。

“好吧，重来吧，慢慢画，时间还来得及。”老康的声音缓和了许多。



那两封信，一封是他的一个台湾朋友刘道尺写来的。信里说，他十五号从台北飞香港，十六号从深圳到广州，羁留两天，然后十八号过来看他。这个刘道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画家，后来不画画了，在台北热闹的忠孝东路办了个弘道画廊，专门代理内地画家的油画。自从八年前买过两幅老康的女人肖像，以后就每年来找老康买画，出价不菲，一米见方的尺寸，每幅一万美金。但这个刘道尺挑画挑得很刁，要走的都是老康最得意的作品，使得老康一手收钱一手交画之后总是有好长一阵惆怅。

老康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历：刘道尺下周三到。

另一封信是美协寄来的，有一个全国性的首届油画肖像双年展将于下个月十号至十五号在北京中国美术展览馆举办，通知邀请老康参展，展出作品务必在月底之前寄北京。通知还打上了本次展览组委会的名单，全都是中国顶级的油画名家和美术评论家。看来规格也是顶级的。老康有点兴奋，吹了一声口哨，忘了刚才发过的脾气。

离开画室之前他还是跟俞丽谈了一会儿话。他再次重申了一贯的主张：一个有志向的画家一定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原创性。学习大师的画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画，而不是为了模仿得可以乱真。老康说，你的毕业创作应当体现出你读研期间融会贯通所学一切之后的一种自我喷发。你朝这方面去想，去努力吧。

他把两封信放进皮包里，走了出来。在大楼的拱门前再次遇到当合同工当了十五年的老张。这个颧骨突出的男人手里提了两个空热水瓶。他用谦恭的微笑迎向教授，并且弯了弯腰。

老康从他身边走过，下了麻石的台阶，忽然止住脚。



“老张!”他回过头来喊道。

老张转过了背。“喊我?”

“是，喊你。”

老康又跨上台阶，进到拱门的前廊上。在刚才的一瞬，老康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他要画老张！他忽然发现老张的脸上很有内容，可以概括出中国下层社会中的某一类人的生活。对，画老张，并且用这张画参加那个顶级的全国性肖像画展。

他把老张叫住，把要画他的想法跟他说了。

“你以前不是画过吗？”老张有点困惑的样子。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老康解释道，“以前是带学生画习作，而我现在是要以你为模特搞创作，性质完全不一样。”

“要坐好久吗？”老张又有点恐惧的样子。

老康点点头。老康说，他会给他额外的报酬的，以小时论价。

“每个小时三十块钱你看怎么样？”

这回轮到老张点头了。老张看上去有一点捞外快的兴奋。

“什么时候开始，教授？”

“今天，下午就开始。”

“是……是……脱光衣服的那种？”

“不不不，只是画你的肖像，就是只画你的脸，懂吗？”

“那好那好。”

6

老康的午饭都很随意。他不想到教工食堂去吃，也不想到学院外头的饭铺去吃。通常，他就是自己下面条。他喜欢吃自己下的面条，放一点葱，放一点蒜，打两个荷包蛋，味道不错的。更



主要的是，这个过程有一种很闲散的、自由支配生活的意味，给老康带来了轻松和懒洋洋的愉快。教工食堂那么多的熟悉的人，饭铺里那么多的陌生的人，无论夹在哪个人群之中，他都有说不出的不舒服。离了婚以后，老康就变得稍稍有点怪了。

他在厨房下面条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不久前和他上过床的一个姓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她陪他的一位学生家长到系里面来，那位母亲是为自己犯了校规的儿子求情来的，她儿子和班上的女同学在学院外面租房子同居，被校方发觉，做出了让这对年轻人退学的决定。那位做母亲的不擅言辞，一味地拿手帕拭眼泪，是这位姓王的女人在旁边伶牙俐齿地帮她说话。她长着一双让老康喜欢的杏仁眼。嘴唇很厚，很性感。老康那时正好也在系里面，他也觉得这样的处罚未免太过严厉，就也帮着那家长说了几句话。于是他们彼此注意了对方。他们的目光在一瞬间碰出了火花。第二天，她就来敲他的门。接着，他们就上床了，就这么简单。因为简单，所以也没有太多余味可以咀嚼。他觉得她在床上的表现尚可，但是一说起话来就没多少意思了。她的话很多，有点喋喋不休，却显得俗气和自作聪明。从那天起老康就不想再同她交往。她却不断地打来电话，有点穷追不舍的意味。

“我最近很忙，非常忙。”老康说，“我的研究生要毕业了，我要指导她的毕业论文和创作，一点时间都没有。”

“你是想逃避我吧？”那姓王的女人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哪里哪里，”老康说，“我就是忙，真的是忙，忙得晕头转向。”

“难道我们在一起吃餐饭的时间都没有？”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人一忙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心